

808

三才圖會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

學生文藝叢刊第四卷彙編

精裝二冊定價大洋二元四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輯者

吳興沈鎔

發行者

大東書局

印刷所

大東書局

上海姑蘇路一〇一號

總發行所

大東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所

廣州漢口雙門底
長沙中街
北平楊梅斜街
遼寧大鼓樓
汕頭至平路

大東書局



小 說



◆ 自修室中

房·鑑·

今天早晨，L校中有一番特殊紛攘的景象，原來暑假期到了，各人理箱子的理箱子，叫車子的叫車子；更有一位學生，自然地理考得不得法，理書時竟把那本硬簿面的自然地理用力從四層樓上丟下來，那書不偏不倚，恰巧落在一位要在校中逗留數日，纔打着呵欠，從樓上下來，上身穿着汗衫，下身穿着汗褲，手中提着學生袋，袋裏還塞着襪子，赤着腳，拖着拖鞋而走過的自治會會長的腳上。這一痛痛澈心肺，舉首看時，丟的人早已不見，低頭只見那本書橫在腳邊成一「人」字形。怒無可洩，也來不及看書中簽着的姓名，把腳伸過去，踢足球般的用力向上一踢，卻是鞋隨書去，書本因為重的緣故，早已吊下，那隻拖鞋卻在空中的溜溜的打轉，又是不偏不倚的掛在樹梢上，大打鞦韆……

衆人哈哈的笑着，大大的笑着。

這笑聲驚動了二層樓上自修室中的幾箇人，都走到窗口望了一望，然後坐下，聽着分別後下半年不到工校的H君說話。

「大約又是鬧什麼笑話罷！」H在接下去回答他們的問題時先說，「……其實，你們的硬要問我下半年爲什麼不來，這真是再笨沒有的一回事！老實說，我先問你們，你們爲什麼下半年要來？」

「你問得也太突兀了！」快嘴的M第一箇回答，「我們爲什麼要來爲的是要求學。」

「那麼，我爲什麼不來爲的是要求學！」

「不通，不到校如何可以求學？」W捉了錯處似的趕緊說。

「你更不通！求學不必限定到校，且不必限定讀書；假定到校，讀書纔是求學，又難道……」

一陣子皮鞋響，有人推開自修室的玻璃窗，衆人看時，原來在本校充校長的某國人G，一跳一跳的跨了進來，想從自修室的這邊到那邊抄一條捷徑下樓去。他見那衆人急於歸家之時，竟

有這五人在門窗緊閉的自修室裏大談特談起來，不覺納罕，便想立在那裏聽他們到底講點什麼。那知日一見G來，突然把談話停止，面上青筋一堆一堆爆栗般的露出來，眼睛也紅了，——紅得幾乎像出火，捏起拳頭，用力在身邊的書桌上一碰。非但四箇人大吃一驚，就是G也着實覺得奇怪，但是還以為他和四人鬭氣哩。

S用手暗暗拉着他的衣角道：「G在這裏呢！」

有誰料他竟怒視着G，又舉起拳頭在桌上一碰，大聲說道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是十字架下建設的教會學校。這裏是什麼地方？配得中國的青年求學嗎？略有志向的青年，決不應當入這種學校讀書！」

他看看四箇人，四箇人都箇箇睜大眼睛向他駭視着；再看看G，卻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的圍着胳膊倚在牆壁上望着他。

他又伸起捏着的拳頭，在桌上碰了幾下，說話的聲音更響了：

「我也不必說你們拿着十字架的武器來侵略我們中國，因為這是很顯著的。你們，你們直

欲借着耶穌的名義——耶穌的名義也算倒霉——而磨滅我國人民的心麼滅——尤其是磨滅大有作爲的中國青年的心！」

這時，沒有出校的學生，箇箇都停止了紛攘，麤集在自修室外邊，裏邊——自然，開窗的開窗，推門的推門而擠進來了——他看看他們，箇箇目瞪口呆的望着他；又看看G，右手托着下巴頰，左手托着右手的膊膊兒，有些怒意了。

他炎性演說似的同一千學生講了：

「親愛的同學，你們大概都是血性男子，見了唯一的仇敵，爲什麼不攻擊啊！誰是仇敵？就是他……」

他向G怒視着，揎拳攘臂，幾乎想直撲到G的身上。要不是七八行坐椅書桌隔開時，他的確要這樣做，那四箇人急急把他拉住。

拉着他左手的S嚇極了，趕忙用英語對G說明且有了神經痛，請原諒他的無禮。不意他縮回了左手，在S面前握拳一揚，大嚷道：

「我幾曾有神經病吓！要你說什麼外國語？你祇會說外國語嗎？請到外國去！」
其時，一箇自命爲高輩，全校喧傳着憎作不道德事的B，啞着喉嚨在外邊喊道：「Fool！」
接着N也和道：「yes fool so impolite！」

他睜起眼珠喊住他們道：「B！你星期一下午七點多幹了什麼一回事？N！你爲什麼發怒？你二人爲什麼後一日在操場上打架了？喝爲什麼又要請到校長室爲什麼G教你們講和爲什麼……」

許多學生望着B，N大笑，二人一溜煙走了。口中兀自喊着：「impolite impolite！」

他又轉向G說：「G！你是箇最狡猾不過的人！你在禮拜堂裏說唱第幾首詩時，一箇字總要說十多秒鐘，看着下邊衆人的面色……所以禱告一事，也恨不得你，只恨全工校學生的心都死了；你看着他們的面色時，他們總是絲毫沒有怨恨的……唉！」他面色轉紅了。「說起了禱告，我總要想着這件事……」

他喉嚨邊一陣腥氣，「啞」的一聲，一口血早已湧到口邊，他含住了看着四週，凶厲的眼光

一射到G的身上，便儘力向G吐去。衆人看G時，笑迷迷的掏出手帕，在淡黃色上揩去了一部分的深紅色，右手托住了下巴頰……

他伸出舌頭吮了吮嘴唇，面色益發難看了：

「G！你這件事實在太狡猾了！」——「ㄋㄟ！這就是你們教會學校用來磨滅青年心靈的一件事！」——「ㄋㄟ！這就是大好青年認爲仇敵的一件事！」——「ㄋㄟ！這就是腐敗青年認爲恩人的一件事！」——

「每逢星期日，一般信徒——恐怕難得不是爲了這一件事而變成信徒的信徒——滿臉塗了雪花膏，遍身灑了香水，頭髮六日不常梳而今天大梳特梳了！西裝六日不常穿，而今天大穿特穿了！高高興興走進禮拜堂裏去——爲什麼要這樣做？——就是爲了壇上，壇下，有着磨滅人心靈，麻醉人心靈，而你們當作引誘物的女性！」

這幾句，G在書上也看過，但是從沒有聽過一箇人——尤其是學生——竟會在他面前，裁判官一般的擎着手宣佈一條條的罪狀。G心中一陣難過，灼灼的眼睛向自修室門口看着。

果然，那邊幕地裏跳出位教務長來，指着H對衆人說道：「你們瞧，他一定是瘋了！唉！可惜好一箇學生，竟瘋了……」

教務長說到這裏，見H把捲起的衣袖拉動着，連忙退過幾步，深恐他撲上來，這小身子擔當不起。

那知H把衣袖放下，整了整衣襟，不開口，不動手了。教務長纔敢大着膽向S們說：「你們裏邊有H的同鄉嗎？」四人急回道：「我們都是，我們都是。」

「那麼，你們趕快把行李預備好，——H也預備了，同他一塊兒回去罷！他瘋了！」教務長一面說時，一面向G雲雲眼，G即退到外邊去命校役叫車子了。

五人的行李在未進自修室之前，早已預備。

一輩認識H的人，都說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好好的竟瘋了……還吐口血呢！」

車夫提脚正待向前跑，H斗的在車上立了起來大喊道：「我的確沒有瘋！希望全L校別倒

瘋了！

G 又走上來，一箇鬼臉上一團笑意，向 H 說「你請加意保養！」H 還要向他發作時，G 又早已走開了。

G 的所以歡喜之故，大約爲了全 L 校中——他心中深幸祇有這一箇瘋人。

◆ 譎諫

馮鑄堂

「膨……膨……膨……開門呀……開門呀！」棟能在下午十點鐘的時候，手提燈籠來打門。
「是誰現在還有什麼事？我要睡覺了。」我正在看兩般秋雨齋，剛看到出神的時候，忽聽有人打門，隨便答應着。

「是我……是我……鑄堂！我有一樁很要緊的事，來同你商議。」
「哦！棟能吓……得罪得罪！」

我就把書置在案頭，站起來開門，棟能大搖大擺的進來。

「請坐！」

「不客氣！」

「唉！鑄堂！我現在着急的了不得，前次我向勸學所領來薪金八十元，在春陽家打牌，輸得乾乾淨淨，另外還輸你的十元，不但沒有給你，還要請你替我設法。明天就是過小年——十二月二十三——了，什麼香紙啦！竈糖啦！一樣都沒有買，唉！這是怎麼弄呢？……」

「哦！你是來問我借錢的。哈哈！此刻年關在邇，那一箇有錢借你呢？」

我說到這裏，用眼瞅着棟能，那曉得他那無情的眼淚，一滴滴的望下直流，好像是很懺悔的樣子。我不覺的說道：

「你別急！有了有了！我前天聽說癡生惠民兩兄有錢，你可把他倆請來，我來替你介紹。」他聽了我的話，站起來把燈籠點着，就望癡生惠民兩家去了。不到三十分鐘，他倆來了。

「鑄堂！半夜三更，你請我幹什麼？」癡生惠民他倆笑嘻嘻地向我說着。

「剛才棟能來說，年關在邇，柴，米，油，鹽，件件都缺，着急得很，來託我借錢。我想一想，你倆不是

有捌拾元嗎？不知你現在用去沒有？如果沒有用去，可以借給棟能，我來擔保。」

「啊！你幫棟能借錢嗎？前次在春陽家打牌，他還欠我倆八塊半錢，現在還沒有還我，怎麼又來問我借呢？我那八十元還在，我想棟能好賭，可是沒有錢做賭本罷！」

棟能在旁邊坐着，聽他倆這番話，臉羞得大紅紙似的，一聲也不響。我看不過意，只得說道：

「癡生、惠民，你倆別作謔了。棟能實在是着急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你倆既有錢，何妨借給他哩！」

「鑄堂！既是你這樣說，我們也可以答應。不過要請棟能親筆給我們一張借據，限明年五月底還我們，我們就放心了！否則，那就……」

他倆說的話很有理，似乎無置喙的必要了。我就連忙轉過身來，向棟能問道：

「你看這樣做可以麼？」

棟能答道：

「好！大家只要幫我借到錢，我沒有不依從的。」

棟能說了這話，眼汪汪底站起來，從那抽底裏找一張很潔白地紙，磨點香墨，拿枝禿筆，寫道：

立借字人吳棟能，今借到

癡生、惠民兩兄名下，大洋捌拾元整。限明年五月底歸還，此據！

憑中人

馮鑄堂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吳棟能押

棟能把借據寫完，又從下邊畫了一箇「押」。我就趕忙把借據轉給癡生，癡生馬上從囊裏摸出來明晃晃亮晶晶的大龍洋，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……七十五，八十。數好，放在棹上，說道：

「棟能！你看好，俗語說：『銀錢不過手，驢馬不過江。』」

棟能祇要銀錢到手，那裏還去細看，隨即放在囊裏。這時候案上的鐘，鐺……鐺……鐺……響了十二下了。棟能癡生、惠民都各自回家去了。我覺得精神有點疲倦，把榻整理好，就去睡覺了。

光陰過得真快，不覺的十四年五月底到了。棟能自受了我們的譏諷，嘲笑，刺激以後，以為這

是「奇恥大辱」了。所以他在這四五箇月的當中，對於衣呀！食呀！零用呀！一切花費，都從儉的方面做去，未嘗妄用一文，真算是經濟到極點了。直到五月二十二晚上，果然把這八十元還我們了，恭恭敬敬地對我們說：

「鑄堂！癡生！惠民！三位親愛的哥哥！你們總算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去年在窘迫的時候，要不是你們接濟我，我的年也過不安穩了。要不是你們那樣嘲笑，譏諷，刺激，我這八十元，萬不能這樣爽快的還你們。俗語說：『酒肉朋友朝朝有，急難之中無一人。』你們則反是，居然能『濟人之厄，扶人之危。』我只得十二分底向你們道謝一聲！」

第二天，我同癡生惠民商議，對於錢的辦法，是直接還他呢？還是把這錢存到銀行呢？惠民很慷慨地說：

「我們把這錢送到銀行生利，看他以後覺悟不覺悟，如果覺悟了，抵今年底為止。我們把這錢如數還他，鄙人這種主張，大家以為何如？」

我同癡生都極端贊成惠民的意見，全體通過。結果，就照這樣做去。

那曉得棟能果然成器了。一年內二四的麻雀，沒有打過；熱鬧的地方，沒有到過。每日除教授外，寫字啦！看書啦！是他唯一的目的。他既然這樣反璞歸真，所以到了年底，我們把存到銀行的錢利，統統拿來，交給他。並把這經過情形，很詳細底告訴他：

「棟能！這八十塊錢是你的，我們還你呢！不過我們替你暫收起來，要你急一急，我想現在你也急得够了。因為你好賭，終日就過那無意識的麻雀生活，把那血汗的金錢，不是輸給張三，就是輸給李四。每年所得的薪金，總是入不敷出。我們很替你憂慮，看你這樣濫賭，又是一箇無產階級的，將來倒怎麼地步呢？剛好，你那一天在勸學所又領來八十元薪金，我們推測你的心理，以為你一定是賭的。與其輸給人家，倒不如我們把你贏來。於是我們三箇商議妥當，設計把你誘到春陽家去打牌，那一場你把八十元輸了，另外還輸我們賬。到了年底，你不是又來向我們借錢嗎？我們就把贏你的八十元借給你，所以譏諷你，嘲笑你，逼你寫借據，逼你如期還錢等等。無非是希望你早日覺悟，同我們在這條光明大路上走。要知道我們那時嘲笑你，正所以勉勵你；譏諷你，正所以規勸你；現在你既是改過自新了，我們特地把你的銀元還你，望你要堅持到底才好！」

棟能聽了我們的話，很驚訝地說：

「真的嗎！真的嗎！啊呀！愧死我啦！這種情形，真是我夢想不到的。我現在是壹意的戒賭，蒙你們這樣成全我，真令我「五體投地」啊！唉！你們總算是我的好朋友！從今以後，請你們要多多指教！」

◆ 給你鐵機緞

張鐵癡

那早晨，雖下過一陣小雨，次時間，即陰雲四散，天氣清朗，那顆火赤似的日輪，高高地擁現在東方。初不料那萬道金光——射過含烟的柳條，越發現得風姿宜人；映在那綻露的荷花上，越發現得秀色可餐。這樣的風光，在溽暑中求之，真是不易得的。忽的清風送來一派流俐的歌聲，是：

『陌上草青青，隄邊佳木榮；

黃鶯百囀，兩雨迭更鳴。

雲也淡，風也輕；

峯迴路轉，水秀山明，般般寓意寄情。

呀！如此良辰美景，有誰伴我歸程？

歸程歸程！鄉關咫尺，樂趣橫生。』稍一停頓，接着又唱：

『旭日洩金光，曉風消霧茫；

雲程萬里，負書擔囊。

山僧杖，野叟筐；

牧童笛短，征馬蹄忙，人人熙熙洋洋。

呀！如此鄉村氣象，有誰共我鑒賞？

鑑賞鑑賞！北窗高臥，橫琴一張。』

歌聲收住——從柳隄轉處，遠遠的走來兩位青年，後面還跟着箇擔行李的夫役。一望就知道是倆歸省的學生，他們怎末不取輕車快馬的長途呢？偏愛在這泥塗上彳亍，也許是要飽嘗這種風光吧！